

“听”麦

■ 正森

我老家在豫北农村。每年端午前后是收小麦的时间,我们那里叫麦天。这期间,整个村庄都弥散着麦秸杆、麦芒的气息,或是扬场打场的味道,反正很特别,你一闻,就知道麦天来了。胶东人管闻气味叫“听”,闻麦香气叫“听”麦。

我们乡下有个不成文的习俗,无论你在外做买卖、求学、当官,还是打工,收麦之前,无论有地没地,一定要回老家看看,看一看收麦子的景象,闻一闻麦香!谁家有人在外,的,这几天见了面,村里人一定会问:你家那谁谁谁回来没?如果没回来,大家会感叹一句,啧啧啧,你看看,连过麦天都不回来!如果回来了,大家伙儿会在心里说,这娃懂事儿,该回来看看!可以说,在我们这里,收麦回老家,仅次于回家过年!

农村把农历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,叫“三夏”,即夏收、夏种、夏管。

生产队那会儿,我上小学,过“三夏”可是一年中的大事,农村的小学生都放麦假,队长提前布置任务,迎接“三夏”,因为那年月收麦子全靠人工和牲口,需要提前把马、骡、牛、驴饲养得膘肥体壮,把各种农具如镰刀、木钎、大扫把、大叉、缰绳、耙子、马车等检查备齐,等麦子一熟,就要抢时间收割脱粒,晾晒好,确保颗粒归仓。同时,还要把秋庄稼抓紧种上(如果时间来不及的时候,要提前把玉米籽点在小麦垄里),不能误了时节,我们小学生的任务就是拾麦和送水。

打麦的过程说起来也简单,就是分两个战场,即麦地和场院,第一个战场是割麦、捆麦、拉麦、拾麦;第二个战场是割场、晒场、碾场、扬场。

先把村头儿上一块大麦或者油菜地割出来,清理干净,然后一遍遍泼水,由老把式牵着缰绳,用长鞭赶着牲口,拉着

一捆榆树枝杈,上面压块石头,或者墩子,以人为圆心一遍遍画圈拖平,画的圈子由小到大,然后再用石碾子一遍遍碾压,直到压出一个平整的场院,打麦用,这叫割场,有的也叫“糙场”。现在想起来,这割场的过程好像混社会一样,圈子不断扩大,社会路子趟平,日后好办事。不过这割场可是个技术活儿,需要农家好把式来干,泼水多了少了都不行,达不到最佳效果。压好的场院,麦子既不会嵌到土面里,日后又可以轻松地犁地,插上玉米苗,秋天继续收获!

麦子一熟,开镰!男女老少齐上阵,伴着布谷鸟的叫声,挥舞着镰刀下地,割麦、捆麦、拉麦、拾麦,最后是交公粮!人人挥汗如雨,个个喜上眉梢,干劲冲天。割麦子要趁麦子大半熟透,不熟透太沉重,还要再晒,否则不能打场;熟透的麦子,麦仁容易掉到地里,浪费!捆麦子要趁早晨的一点点潮气,否则麦秸容易折断,麦捆儿就散了。我姥姥说,由于麦地离家太远,走路来回不方便,麦天她经常带着水和干粮,睡在麦田的蒲子里,等早上四点左右趁潮气捆麦,这样麦子不散。麦天的味道和气息,从割麦开始被“听”到!沁人心脾。

拉麦子的运输工具就是生产队的马车,我们小学生的任务是跟着大车拾起掉在地上的小麦,大概50株捆上一把,非常好看。当然我们还有个任务,就是抬大桶,装上生产队熬的甜藻水(用甘草和胖大海熬制,有降暑作用的饮品),送到场院去,让大家消暑解渴。有时候,队长也会奖励我们,去生产队的菜地里弄个茄子、葱、四季豆角、西红柿什么的犒劳一下,别提多美了。

刚才说麦田是劳动的第一战场,那么场院就是第二战场,而且技术含量较

高。当麦子被拉到场院时,都还带着秆,下一个程序就开始了。摊麦、晒麦、碾场、翻场,用大叉把带秆的麦子挑开,支撑起来,在烈日下暴晒,晒焦后,套上牲口,拉着石碾子碾场!一个老社员拉着缰绳,戴着个草帽,用长鞭驱赶着牲口,以自己为圆心,一圈圈地画圆碾压,圈子由小逐渐到大,碾完换个画面继续转圈,重复着割场的动作要领,每次碾压都伴随着嘎巴嘎巴的压麦声响和浓烈的麦香。圆圈画完了,就用大叉挑起麦秸使它支棱起来吃风,把麦粒沉底,吃完风再晾晒,继续碾压,直到麦穗和秸秆脱离才算大功告成,然后把麦穗和麦粒顶风理成一个麦岭,等风来时,就可以扬场了。

扬场也是个技术活,需要两个人密切配合。一个人用木钎顶风扔出麦糠和麦粒,在风的作用下使糠麦分离,另一个人用大扫帚在木钎掀起和麦粒落下的间隙,迅速把麦糠撤走,这就是扬场。有的时候为了等风,大人就睡在场院,风来了随时起来工作。小孩子更愿意在场院嬉戏撒欢,玩耍睡觉,把麦秸垛当滑梯,藏老闷儿,白天打闹追逐,晚上睡在新的麦秸堆里,“听”着麦香入睡,甜丝丝美滋滋!

生产队时期,虽然麦天忙活得也不亦乐乎,但小麦的产量每亩只有250到400斤,交公粮也是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去交,后来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,生产队也就完成了使命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接下来,就陆续有了拖拉机、脱粒机、大风扇、播种机等农用机械,节省了不少人力,大大缩短了收麦的时间,但也少了很多儿时的乐趣,细想起来,是减少了“听”麦的时日,有些许遗憾。再后来,国家取消了农业税,家家户户都不用再交公粮了,听说河北的农民因此还铸

鼎纪念。

不知道从哪年开始,有了联合收割机,几亩地分分钟搞定,根本不用割麦、拉麦、拾麦了,也不用碾场、打场了,三五天,麦天就过去了。农业机械化终于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,牲口和农具等都用不上了。不少旅游景区把农具挂在墙上展览,昔日的主角,现在蜕变成了展品。

时代进步了,但麦收的味道却淡了许多,“听”麦的时间更短了。老人们还在感叹,咦?这还没有两天哩,麦天可到过去了,可到麦罢了?但不管麦天时间长也好、短也罢,老家人的情怀还都是一样的:麦天必须回家!有一个南方的房地产老板,雇了一批我们老家的农民工,为了赶工期,麦天不准假。农民工请不了假,就回不了家,即使被困在了施工工地,也蹲在地上不干活,没办法,老板只得让大家回去过麦天。

今年端午节放假,按照老习惯,我还是带老婆回老家看看。到城里35年了,老家早就没有我们的土地了,但老家还有母亲和二弟一家。他们大概有三亩地,收割机一个小时,3000余斤麦子就收到家了!每年麦天我都会回老家看看,呼吸一下麦天独有的空气,带点西瓜啤酒饮料什么的,慰问一下家人。不知不觉,形成了一种习惯,这个习惯我一位老领导也有。领导的母亲和他住城里很多年,但每年“三夏”,老人就要回老家看看。虽然不种地多年了,乡下也没有至亲之人,但她总要回去看看收麦的景象,感受一下氛围,说是不能忘本,估计是像我一样,想闻一下打麦的味道,回去“听”麦!这算不算传承,肯定算,多少辈子的农耕时代延续,应该是一种非物质文化了。

门前一棵树

■ 杨学林

门前一棵树，
护家不踟蹰。
遮风挡雨度一生，
何惧霜与露。
皱皮藏满儿时忆，
枝桠挂着童年趣。
鸟窝岁岁翻新息，
承载希望不停息。
生命延续由此起。

门前这棵树，
深植我心处。
历经磨难志难屈，
始终昂头颅。
伤痛默默独自负，
晨送我去学堂路。
暮听我归路归途。
怀抱温暖未曾疏，
伴我快乐度花季。

啊，心中的大树！
鸟儿来去自如。
如今我漂泊远途，
乡愁如藤紧缚。
你是我的牵挂，我的归宿，
恰似母亲，
日夜把游子归期盼顾。

七月的夏雨

■ 雷鑫

云幕低垂时
夏雨攥着闪电的鞭子抽下来
街道成了鼓面，啪啪作响
行人慌忙遮帘，伞花东倒西歪
它却在天地间肆意撒欢
晌午，雨愈演愈烈
像打翻的银河倾泻而下
水洼瞬间成了魔镜
倒映着既破碎又重组的天空
檐角垂落的雨帘里
藏着无数透明的小精灵
踮着脚尖，跳起欢快的舞蹈舞
幕色中，雨放缓了脚步
用潮湿的手掌轻抚万物
再哼一曲，直到褪去所有锋芒
不留半分张扬
入夜，雨丝渐歇
宛如断线的珠串
凝成一片薄雾
与夏梦共织朦胧的纱帐

金堤

美学馆

（摄影）黄立

本版邮箱: zglwh1221@163.com



母亲怀抱婴儿 听见各自心跳

——读懂雪丹《与草木谈心》

■ 司新国

菜,经她点化后突然获得叙事主权,成为自带史诗的小宇宙。这种“为草木立传”的写作姿态,深得“在微观处见天地,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真谛。

书中对《诗经》的考据并非学术式的掉书袋,而是让古典文本与当下语境互为佐证。当“薇”(野豌豆)从伯夷、叔齐的采薇歌中走出,又在当代钢筋混凝土森林的缝隙中生根,时空的褶皱被一株野草悄然熨平。这种处理既延续了潘富俊先生《美人如诗,草木如织:诗经植物图鉴》的学术脉络,又注入了女性特有的情感温度。学术考据在她笔下不是冰冷的标本,而是可以触摸的生命记忆。

作为资深媒体人,雪丹老师的草木书写带有鲜明的职业印记,她对细节的精准捕捉与对情感的有节制表达,都彰显新闻训练赋予她的叙事烙印。但这种职业特性非但没有削弱文学性,反而成就了一种独特的“草木报告文学”。既有田野调查的实证精神,又不失散文的灵动诗意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她对植物“毒性”的辩证叙述。在《曼陀罗的美与毒》中,她既不因曼陀罗的致幻性而妖魔化它,也不为审美需求刻意淡化其危险性。这种平衡感源自新闻工作培养的客观视角,使得她的

自然写作避开了浪漫主义的甜腻陷阱。当多数作家将草木简化为抒情道具时,雪丹老师坚持呈现完整的生命真相。这种不完美的真实反而构筑起更具说服力的草木伦理学。

雪丹老师将《道德经》道法自然的命题具象化为可触摸的日常修行。她在后记中坦言:“也许是老庄读得早了些,欲念少了些,也许是天性如此”,这种思维底色使她的草木观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“小资情调”。她笔下木槿的“朝开暮落亦无穷”,分明是庄子“方生方死”命题的植物学演绎;而对紫藤“有花无花都动人”的赞叹,又暗合老子“大音希声”的美学境界。书中反复出现的顺应主题尤其耐人寻味。她欣赏蒲公英随风飘散的洒脱,理解南天竹“被扭曲的疼痛”,这种对植物生存策略的共情,实则是将老庄“无为而治”的哲学转化为现代人的精神解药。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言,“能择其一而乐,才是人生至乐。”在这个意义上,《与草木谈心》最动人的或许是其构建的平等秩序。在这个草木共和国里,名贵花卉与

2025 年 7 月 9 日 星期三

编辑:王蓉蓉 校对:魏瑾

3

粽叶香飘四十载

■ 姚青敏

李志远家的端午,似乎不是一天,而是一段时间,每年都从农历五月初一那天开始筹备,仪式盛大而庄重。在他家,对端午的重视,已碾压了春节。四十年来,年年如此,神圣得令外人感觉不可思议。

农历五月的第一天,李志远和妻子就开始买糯米、枸杞、葡萄干,再把冬天晾晒好,储存在冰箱里的腊肉全部拿出来。淘米、清洗,挑选出最饱满的枸杞和葡萄干,腊肉认认真真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。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了,李志远就让儿子开车,去距离油田基地40公里左右的濮阳县文留镇马寨村,把马广义老两口接过来,一起过节。当然,粽子叶一定是用马广义家后院水塘生长的芦苇,叶片宽大、碧绿。于是,两家七口人,在李志远所住的一楼小院里,热热闹闹地开始过端午。

“马哥,您麦收结束了,咱哥俩儿再喝一盅。”两家的女人在一旁包粽子,李志远与马广义在小院的石板桌上先就着一盘水煮花生米、一盘蒜泥黄瓜、一盘卤得软烂的酱牛肉外加一盘驴板肠,打开一瓶53℃的白酒,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对饮。两个人边喝边回忆三十年来他们一个石油工人、一个油田农民的陈年往事,说到动情处,两个爷们儿泪光闪闪。

时光如梭,恍如昨日。四十年前,祖籍无锡的李志远当兵转业后,分到江汉油田成了一名钻井工人,在当地娶妻生子,成家立业。中原油田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打响后,李志远接到调令,作为钻井队骨干的他二话没说,收拾行囊别妻离子,与钻井队来到中原油田文留油区。那时文留的田野,是一大片一大片泛白的盐碱地。

会战初期,环境很艰苦,施工的钻井队职工吃喝靠井队后勤送到钻井现场。文留油田地层压力很高,当钻机钻到地层一定深度后,主抓钻井队安全的李志远就吃住在钻井现场。那是腊月的一天,突然发生卡钻,直到午餐送来,故障还没排除,李志远心急火燎,同事送到钻台上的饭,他一口也咽不下去。经过近7个小时的努力,故障才排除,此时的李志远饿得心慌,想扒拉一口饭时,发现饭盒里的饭菜已经冻成了冰疙瘩。

长时间工作的疲劳加上心理高度紧张,等那根绷紧的弦松弛下来,李志远才发现自己已经饿得饥肠辘辘,头晕眼花。一阵虚汗袭来,他意识到自己低血糖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
“我得找点甜东西吃。”李志远给同事打了个招呼,下了钻台就向附近的马寨村走去。一路上,他的脚如同踩在棉花垛上,晕晕乎乎地来到村边最近的一户人家。李志远说明来意,看他煞白的脸,男主人赶紧把他安顿到热乎的土炕上,让媳妇拿出家里的鸡蛋和红糖,同时叫自己六岁的儿子去喊村里的老大夫。八个红糖水煮鸡蛋下肚,加上赶来的村医给输了一瓶葡萄糖,在热乎乎的土炕上躺了3个小时,李志远才满血复活。男主人就是马广义。当年,李志远25岁,马广义29岁,李志远吃的那碗红糖鸡蛋,本来是马广义正在坐月子的妻子第二天的全部口粮。那天,李志远认下马广义这个农民当大哥。

钻井队是流动的营盘,哪里需要打井,钻井工人的战场就在哪里。李志远从文留到濮城,从濮城到文留,无论走到哪里,他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买一些细粮、点心,去马广义家看看。有一年端午节前夕,李志远在江汉的妻子来中原探亲,带来了家乡的肉粽子。李志远骑车带妻子给马广义家送肉粽子,也想让妻子见见他在中原认识的大哥。那时,豫北的乡下没有端午包粽子、吃粽子的习惯,第一次吃到肉粽子,无论是精美的三角形,还是糯软香咸的口感,都令马广义全家十分新奇。马广义的妻子还把解下的粽叶一张张洗干净码好,说有机会也学学包粽子。

长期的两地分居,加上父母体弱多病,1988年,李志远把父母、妻子和儿子从江汉油田接到中原油田。一个人的工资,要负责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,李志远的日子过得有些捉襟见肘。马广义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每年麦收结束,新磨的第一茬白面,一定会给李志远送去两袋子。马广义送白面的日子,基本在端午之后不久,李志远总会让妻子包一些粽子作为回礼。这样一来二去,两家每年最多的交集,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端午。

“谢谢老哥!要不是你接济我,那几年,我家六口真是吃不饱。”李志远说。

“老弟呀,这么多年,你督促我俩儿子学习,找人辅导功课,还把他俩送到市里学校,给我培养了两名大学生,我得感谢你!”微醺的马广义眼里泛着感激。

待一盘热气腾腾的粽子上桌时,看着碧绿饱满的粽子,俩人都感觉亲切。原来,马广义家水塘的粽叶,是李志远从江汉老家带过来的芦根如今繁衍而成。如今,那是一塘枝繁叶茂的芦苇地。

路边野草拥有同等话语权,百年古木和转瞬即逝的小花小草共享生命尊严。不论是常被践踏的婆婆纳,还是“被人嫌处只缘多”极像芸芸众生的蜀葵,在沉迷于花草世界里的雪丹老师心中,和它们始终有着一一种最纯粹也是最真挚的情感。她似乎是在起草一份植物界的平等宣言。这种生态民主意识,使作品超越了个人抒情,打开了在更高层次、更新角度上认知它们的窗户。特别是对草木“无用之美”的辩护尤为珍贵,在效率至上的时代,她为那些不能结果、不可入药,甚至“妨碍”城市整洁的植物争取存在权,这种辩护本质上是对人类功利主义的抗争。当她在《坐着轮椅去看花》中描述病中观花的体验时,那些曾被视为“无用”的草木突然成为救赎之光,这恰是对庄子“无用之用”最生动的当代诠释。

在人心浮躁,世风不古的当下,《与草木谈心》犹如一股清泉叮咚流淌。以近乎禅修的耐心,带领读者重塑并强化“耳闻目睹”的能力;听见桂花、玉兰花瓣坠地的心动之声,看见桃红、李白凋零时的优雅从容,这种感官唤起,或许正是这个酷热的夏季人们最急需的清凉剂。当城市里的孩子分不清麦苗与韭菜,当植物在多数人生活中退化为小点缀,雪丹老师的写作像一场静默的革命。她证明与草木对话不是逃避现实,而是以更清醒的姿态介入现实。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言,“能择其一而乐,才是人生至乐。”在这个意义上,《与草木谈心》不仅是一部散文集,更是一本写给当代人的精神大餐,教会我们在混凝土森林里,如何通过一棵小草、一朵野花保持与大地的心灵连接,架起一道“能择其一而乐”从而达到“人生至乐”的桥梁。